

世界文學全集 8

咆哮山莊

愛美萊·白朗特 著 梁實秋 譯



世界文學全集 8

在如墨的天空中，有一條閃電劃過，雷鳴似的咆哮是意志的呼喚——它喚醒了壓抑在人類性格深處的苦痛、狂歡、殘酷以及對愛的着魔。

毛姆說：「咆哮山莊」可讀而不可討論。

作者愛美萊·白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是個嚴厲而毫不妥協的女孩，她倔強、怕羞又緘默。

「咆哮山莊」的寫出，也彷彿她在荒郊池沼中照映自己的影子一樣，痛苦又熱情。



世界文學全集

咆哮山莊

愛彌兒・白朗特著

—— 遠景精選版 ——

Rs

咆哮山莊

世界文學全集 R⑧

著者	愛美萊·白朗特	特
譯者	梁實	秋
發行人	沈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6—1號	
	電話：7 0 4 — 7 4 6 9	
新加坡	南洋	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定價	新台幣120元	港幣20元
初版	中華民國72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咆哮山莊」的故事

梁實秋

——譯序

我譯「咆哮山莊」是很偶然的事。民國二十八年入蜀，由於敵機轟炸，由重慶疏散到北碚，暫住在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的三樓，斗室獨居，百無聊賴。鄰室住的是方令孺女士，乃吾青島舊友，欣然道故，我瞥見她的竹架上有一本英國人人叢書本的「咆哮山莊」，不禁一驚。喪亂之際，很少人行囊中帶有書籍，英文的文學書尤難一見。方女士說這部小說是她所特別喜愛的，流離中仍藏於行篋之內，可惜無人翻譯。這本書對我本非陌生，借來再細讀一遍，內心仍然感受震撼，乃決定試爲翻譯，兼以破我旅中寂寥。不久我遷入雅舍，得業雅的鼓勵，每日晚間在油盞中額外加放燈草三兩根，真是一燈如豆，就在這燄火炯炯之中我每晚翻譯一頁半頁，日復一日，積少成多，終於全書譯畢。當時除一本英漢辭典之外別無任何參考用書。欲寫一篇序言，未能着筆。譯文學作品，應該選擇第一流名著，像「咆哮山莊」這樣一部光芒四射的大作，需要有一篇長序以爲介紹。



愛美萊·白朗特 (Emily Bronte, 1816-1855) 的父親H屈克·白倫蒂 (Patrick Brontë) 是一位愛爾蘭的教會人士，借用奈爾孫海軍上將的勳銜 Duke of Bronte 而改變其姓氏的白倫蒂拼法爲白朗特。一八二〇年全家定居於約克郡的郝渥茲 (Haworth, York, shire)，他在那荒涼的教區擔任助理牧師 (Curate) 之職。他的妻子瑪利亞·布蘭威爾 (Maria Branwell)，育有六個孩子：

瑪利亞 (Maria)

伊利沙白 (Elizabeth)

沙洛特 (Charlotte)

巴屈克·布蘭威爾 (Patrick Branwell)

愛美萊·哲恩 (Emily Jane)

安 (Anne)

其妻於一八二一年死於癌，時愛美萊才三歲，安才一歲。扶養孩子的責任遂落在姨母伊利沙白·布蘭威爾 (Elizabeth Branwell) 及一位忠僕塔貝 (Tabby 卽 Tabitha Aykroyd) 身上。一八二四年，四個大的女兒被送到卡斯特頓 (Casterton) 的一所專爲教會人士設立的供膳宿的女

校，該校設備惡劣，瑪利亞與伊利沙白均感染肺結核，一八二五年相繼死去，沙洛特亦幾瀕於危。沙洛特的小说「珍·艾爾」裏的樓烏德學校 (Lowood School) 即是此一女校的寫實。

一八二六年白朗特牧師有事到利茲 (Leeds)，回家給孩子們帶了一包玩物，其中有一副木雕的兵若干個。萬沒有想到，這些小木偶點燃了孩子們的想像力，她們憑空創造了兩個對峙的國家，沙洛特與布蘭威爾編造了許多故事，描述想像中在非洲的一個帝國名安格利亞 (Angria)，稍後愛美萊與安則編了一部「剛達爾紀事」 (Gondal Chronical)，其中一連串的故事描寫想像中北太平洋的一個神秘的國家剛達爾 (Gondal)，並有愛美萊若干詩篇點綴其間。這些作品後來大部毀棄，僅愛美萊的詩篇尚存，這一段經過對她們日後的文學創作生活大有影響。

沙洛特與愛美萊年事稍長，便外出作家庭教師，爲的是貼補家用。一八四二年兩姊妹到比利時遊學，在布路塞爾共同居留了八個月，學習法文、德文、與音樂。但是愛美萊當年就先返回了故鄉。一八四五年，三姊妹始重聚於郝渥茲。姨母於是年故去，弟布蘭威爾放蕩不檢，酗酒嗜毒，終於一八四六年逝世。這時節，三姊妹對於詩的創作發生興趣，把所作聚在一起，自費刊印詩集，署名爲 Currier, Ellis, and Acton Bell，蓋取其姓名之第一個字母而造成筆名。這個詩集只賣掉了兩冊，可是她們並不沮喪。她們開始寫小說，經過許多挫折，沙洛特的「珍·艾爾」 (Jane Eyre) 於一八四七年出版，愛美萊的「咆哮山莊」、安的「阿格尼斯·格雷」 (Agnes Grey) 亦於翌年相繼出版，她們依然使用詩集用過的筆名。沙洛特的小说很受歡迎，有些批評家以爲二部小说都是出於沙洛特的手筆，所以沙洛特在「咆哮山莊」再版時 (一八五〇年) 特撰

了一篇「愛利斯與阿克頓·貝爾之生平」(Biographical Notice of Ellis and Acton Bell)。這篇文章相當重要，我在翻譯「咆哮山莊」的時候應該把這篇文章譯出而竟未譯，現在先補譯如下：

2

有人以為用Currier, Ellis與Acton Bell三個名字發表的作品事實上是一個人寫的。這個錯誤，我曾在「珍·艾爾」第三版上附綴數言以為糾正。好像大家還是不大相信，現在「咆哮山莊」與「阿格尼斯·格雷」再版，我要乘此再度聲明事實的真象。

我實在覺得，愛利斯與阿克頓這兩個名字之沒沒無聞，如今是該澄清一下了。這小小的秘密，曾經產生過無傷大雅的樂趣，現在失却興味了；情形變了。所以我有義務簡單解釋一下克瑞爾、愛利斯、與阿克頓·貝爾的作品之緣始。

約五年前，我的兩個妹妹和我，於相當長久別離之後，又重聚在一起，而且是在家裏。我們住在一個偏僻地區，教育不甚發達，在家庭範圍以外毫無社交可言，所以我們相依為命，人生樂趣也只限於讀書自修。自嬰兒時期以來，我們的最強烈的刺激與最生動的樂趣無過於寫文藝作品的實習。起先是互以作品相示，後來這彼此觀摩的習慣就不復繼續了；其結果是各有所作而互不知曉。

一八四五年秋的一天，我偶然發現愛美萊一卷手稿。當然，我並不驚訝，知道她是寫詩的；我讀了一遍，覺得有甚於驚訝之感，——深信這不是尋常的詩情流露，一點也不像是一般女性的作品。我覺得這些詩簡練、有力，而且真摯。由我看來，這些詩有一種特殊音樂——狂放、沉鬱，而且高雅。

我的妹妹愛美萊不是一個性情坦率的人，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不可以隨便闖進她內心情感的密室；我費了好多小時才使她對於我的發現回復她的心情的安寧，費了好幾天的功夫才說服她這樣的詩是值得發表的。不過我知道，像她這樣的人，不可能沒有一點點正當的求名的野心火花，我來煽動那火花使它燃燒起來，她不會拒絕的。

同時，我的妹妹一聲不響的把她的作品送給我看，聲稱愛美萊的作品既然給我以愉快，我也要看看她的。我也許有一點偏心，不過我覺得這些詩也自有其親切的柔情。

我們早就夢想有一天能成為作家，雖然彼此遠隔，各有所事，這一夢想却從未放棄，如今忽然更為興奮，堅持不懈了：可以說是下了決心。我們同意各選作品一小部分，如果可能即行刊印。我們不欲招搖，故不使用真名，易名為克瑞爾、愛利斯、阿克頓・貝爾；如此的故作玄虛是由於有意的採用男人名字，不願自承為女性，因為——當時我們並未慮及我們的寫法與想法是不合於「女性的」——我們隱隱的有一種印象，以為一般人對女作家懷有偏見；有些批評家以人身攻擊作為譴責，並以阿諛作為報答，其實不是讚美。

印行我們的小書甚為艱苦，想像得到，我們和我們的詩根本不受歡迎；可是一開始我們就有

心理準備；雖然我們自己沒有經驗，我們讀到過別人的經驗。最令人不解的是，我們向出版家申請出版的事，很難得到他們的任何回音。失望之餘，我試向愛丁堡的張伯斯公司請教有什麼辦法；當時的情形，他們也許不記得了，可是我忘不了，因為我收到了他們一封簡短而有禮貌並且合理的答覆，我們繼續交涉，終於有了辦法。

書是刊行了：沒有人注意，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愛利斯·貝爾的詩。我對這些詩的價值深具信心，至今不移，可是沒有得到多少有利的批評的證實；可是我仍然維持我的信念。

失敗並未毀了我們：我們爲了成功所作的努力，使我們生出求生的熱情；必需堅持下去。於是我們分頭寫小說：愛利斯·貝爾寫了「咆哮山莊」，阿克頓·貝爾寫了「阿格尼斯·格雷」，克瑞爾·貝爾也寫了一部故事。這些稿本在此後一年半時期中不斷的送給出版家，其命運經常是幽莽的斷然拒絕。

「咆哮山莊」與「阿格尼斯·格雷」終於被接受了，其條件足以使得這兩位女作家變成一文不名；克瑞爾·貝爾的書則到處無人接受，也無人誇獎幾句，所以她的心中凜然絕望。於絕望之中她姑且再試一次，投稿斯密士父子公司。不久，比她所算計的要快得多，一封回信來了，心想裏面必是冷酷無情的兩行，斯密士父子公司『礙難刊行尊稿』，殊不知打開信封之後她抽出來是兩頁的長信。她抖顫的讀了，確是爲了營業的關係而謝絕出版，但是很有禮貌的論及其中的優點與缺點，很體貼、很理智，分辨得很清楚，這拒絕比措詞庸俗的接受還更能鼓舞作者。並且附帶說，如有長達三卷的作品見賜，當予以謹慎的考慮。

我當時正在完成「珍·艾爾」的寫作，我的一卷的故事在倫敦各處疲憊的巡遊之際我即已着手寫此長篇；三星期後我將稿送出，遂蒙高明採納。這是一八四七年九月初的事；十月末就出書了，而「咆哮山莊」與「阿格尼斯·格雷」付印已好幾個月，仍在另一書商拖延之中。

兩部書終於出版了，批評家沒有給予公正的待遇。「咆哮山莊」所表現的不大成熟而十分真實的力量未被認出來；其意義與性質被誤解了；作者是誰也被誤指了；據稱這是寫「珍·艾爾」的那個人之早年粗率的嚐試之作。不公平而嚴重的錯誤！我們起初是付之一笑，但是我現在深以為憾，我怕以後大家對這部書有偏見。一個作家藉了一次成功的嘗試作掩護，把較劣的不成熟的作品騙賣出去，其人必定是過度醉心於名利，而不顧及寫作之真正的光榮報酬。如果批評家與大眾真是這樣相信，他們鄙視這項欺騙，也就不足為異了。

但是不要以為我把這些事當作譴責與抱怨的題材；我不敢這樣做；我對我死去的妹妹所懷的敬意不准我這樣做，她會認為這種嘵嘵置辯是沒有價值的而且徒惹人厭的脆弱表現。

可是我有義務承認，而且快樂的承認，一般的批評之中有一個例外，有一位作家（請看一八五〇年九月份的 *Palladium*）對天才有睿識也有同情，看出了「咆哮山莊」的真正的性質，以同樣正確的眼光也注意到其中的美與缺失。書評家時常令我們回想起那成羣的星相家、迦勒底人，與預言家，站在「寫字的粉牆」前面，不能讀出上面的文字，也不能作出解釋。我們有理由表示衷心的歡忭，如果有一位真正的先知終於到來，他有真知灼見，他有聰明智慧，他能看懂一位天才所寫下的：*Mene. Mene. Tekel, Upharsin*：幾個字（那位天才也許是尚未成熟，也許是修

養不足，也許是所見不廣）；他能自信不疑的說，『應作如是解』。【秋按：此處所引的四個字是古時閃族語系中之阿拉姆語（Aramaic），意爲「算過了，算過了，稱過了，分裂了。」見舊約但以理書第五章第二十五節。】

不過就是我所提到的這位作者，他對於此書作者爲誰也不免於錯誤，並且辜負了我，以爲我前次聲明拒受不虞之譽（我認爲是譽），措詞含糊不清。我正告他，我絕無意在此處或任何別處作含糊不清之措詞；我相信我們使用文字是要明白傳達我們的用意，不是把用意裹在虛偽的疑雲裏。

阿克頓·貝爾的「韋費大廈的房客」同樣的沒有受到歡迎。這個我不驚訝。題材的選擇完全是錯誤。與作者的性格之不適合，實在是無以復加。她作如此選擇，其動機是純潔的，不過我覺得有一點病態。她一生中由於耳目所及，長久的思索着聰明誤用之可怕的後果；她稟性敏感、保守、而又沉悶；她所見到的，都深陷入她的心裏；這對她很有害。她不斷的加以思索，覺得有義務把各項細節都描述出來（當然是使用虛構的人物、事蹟、情況），作爲警告世人之用。她厭惡她的工作，但是她要做下去。對題材加以研討的時候，她覺得這研討便是一種誘惑，便大發牢騷而不能自己。她要忠實，她不肯粉飾、柔化、隱藏。這種善意的決心使她不免被人曲解與謾罵，可是她耐心的安然忍受了，就像她忍受一切不愉快的事情一樣。她是一個很虔誠而實際的基督徒，但是微微一些宗教的憂鬱性給她的短暫而無邪的一生帶來一層悲哀的陰影。

愛利斯與阿克頓都是絕不因缺乏鼓勵而便意志消沉的人；精力加强了前者，毅力支持了後者

。她們都準備再接再厲；我常願想望，她們內心仍存有希望與強大的力量。但是劇變來臨了；苦痛的形式，預想起來是恐怖，回顧起來是悲痛。正在熱烈掙扎之時，她們在工作中倒下去了。

我的妹妹愛美萊先萎謝了。她生病的詳情深烙在我的記憶之中，我實在無力加以追憶或描述。她一生中作事從不拖延，她如今也不拖延。她急劇的病情惡化。她匆忙的棄我們而去，可是，她的身體雖然趨於死亡，她在心理上比以前更為堅強。一天又一天，我們看着她忍受痛苦強作歡顏的樣子，我又是憐愛又是驚異，難過極了。我從未見過一個人能有這樣的表現；但是，老實說，她在任何方面都是與衆不同的。比一個男人堅強，比一個嬰孩單純，她的天性是獨特不凡的。最可驚異的一點是，她對別人充滿了憐愛，絕不憐憫自己；精神對肉體冷酷無情；抖顫的手，軟弱的四肢，茫茫的眼睛，和在健康時同樣的被使用着。站在她旁邊看着，而不敢勸，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苦痛。

希望與恐怖交織的殘酷的兩個月終於熬過去了，最後有一天來到，她必須承受死亡的恐怖與痛苦，這個可愛的人兒在我們眼前顛覆而亡，使得我們越來越痛愛她。那一天將盡的時候，我們所能擁有的愛美萊只是瘡痍所留下的一具殘骸而已。她卒於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們以為這已經是夠受的了；但是我們大錯特錯。她尚未埋葬，安病倒了。她埋葬過後兩星期，我們受到明顯的警告，要為這個小妹妹準備後事。果然，她以較慢的脚步走上了同一路程，其安靜的心情與她姐姐的勇敢不相上下。我說過她是篤信宗教的，就是由於她堅信基督教義，所以她在最痛苦的旅程中得到支持。在她最後關頭我看到了那些教義的效力，我必須為之作證，那

些教義使她得到了安寧的勝利。她卒於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關於她們我尚復有何言？我不能且不必再多說什麼。在外表上，她們是兩個謙遜的女子；十分隱退的生活使她們具有孤獨的態度與習慣。在愛美萊的性格中，力量與天真好像是聚在一起了。在單純的教養、率真的品味、質樸的外表之下，隱藏着一股秘密的力與火，可以直叩一位英雄的頭腦，點燃他的血脈；但是她並不諳於世故；她的智慧不能適應人生中之現實事務；她不能維護她的最明顯的權利，她不善利用她的最合法的優點。應該有一位居間傳譯的人長久的站在她與人世之間。她的意志不大有彈性，通常是和她自己的利益相悖。她的脾氣是寬宏大量的，但是熱情而且突兀；她的精神全然不能屈。

安的性格較為溫柔緩和；她缺乏她姐姐的力、火、與獨創性，但自有其獨到的美德。久受折磨，慣作自我犧牲，雅好沉思，稟性聰明，天生的沉默寡言，使得她長久的深藏不露，而且使得她的心靈，尤其是她的感情，蒙上一層尼姑披的面紗一樣，而且很少打開的時候。愛美萊與安都不是有學問的人；她們不想提着她們的水罐到別人心靈泉源去汲水；她們寫作永遠是從自心流露出來，靠直覺，以及從她們所能取得的有限的經驗中的觀察。我可以總括一句說，對於陌生的人她們沒有什麼了不起，對於膚淺的觀察者更是不值一顧，但是對於畢生和她們相知而且交往密切的人，她們是真正的良善，確實的偉大。

我寫此文，因為我認為這是我的神聖的義務，從她們的墓碑上掃去灰塵，使她們的名字免除玷污。

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九日克瑞爾·貝爾

上面沙洛特所寫的序，關於兩個妹妹的生平及寫作經過有了相當清楚的交代，雖然簡略，却很動人。愛美萊享年只有三十歲，「咆哮山莊」刊於一八四七年十二月，恰好是她去世的前一年，竟成了她唯一的一部小說作品。第二版刊於一八五〇年十二月，是經過沙洛特修訂過的，因為第一版文字錯誤很多，大部分是手民之誤，小部分是作者的疏忽，不過也有些地方是沙洛特主動修改的。除了上面譯出的這篇序文之外，沙洛特還另寫了一篇「咆哮山莊新版編者序」，專述她對於這部小說的觀感，現在我把全文一併譯出如下：

我剛讀過「咆哮山莊」，對於所謂（也許真是）其中的缺失初次獲得了清晰的一瞥，並且認清了別人對之有何觀感——我是說那些不認識作者的陌生人；他們不熟悉故事背景所在的地方；其居民、習慣、約克郡西區邊遠的丘陵村落之中的特殊景色，全是奇異可怪的東西。

對這些人，「咆哮山莊」一定好像是一部粗陋而奇怪的作品。他們對英國北部的荒原不可能感興趣；那地區的稀稀落落的居民所有的語文、習慣、住屋、及家庭起居的方式，對於這些讀者們必是頗為難以理解的，其中能夠理解的部分也必是惹人厭惡的。有些男人女人，也許是稟性寧靜，情感比較有節制，沒有什麼凸出的地方，從搖籃中就受過訓練，舉止要極其平穩，言語要極其謹慎，他們一旦遇到沒受過教育的鄉野僮夫與粗鹵的荒原紳士，縱然從過師傅，師傅也是同樣的粗鹵，那麼對於他們的粗野的言談，蠻橫的表情，放肆的嫉惡，輕率的偏愛，自然是無法理解

有許多讀者，看到這本書裏有許多字完整的拼寫了出來，按照一般習慣是僅寫出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字母，中間畫一道橫線。在這件事上，我無法道歉；我自己也認為完整寫出一個字是合理的。兇狠的粗人說話總是帶咒罵的字眼，如果只用頭尾兩個字母來暗示，我覺得這辦法縱然用意甚善實在是怯弱而無益的。我無法道出，那種寫法具有什麼好處，省略了何等的感情，隱藏了何等的恐怖。

講到「咆哮山莊」的土氣，我完全承認此項指摘，因為我也覺得它很土。從頭到尾的土裏土氣。它像是一株荒木那樣的粗野、蠻荒、多節。若非這樣便不自然；作者她本人就是個在荒原中土生土長的人。無疑的，如果她命中註定是居住在城裏，她不寫作則已，若有所作，風格自必不同。縱使機緣湊巧，品味無殊，選擇同樣題材，她一定會用不同的方法處理。假使愛利斯·貝爾是一個深通世故的淑女或紳士，她對於這遙遠偏僻地區及其居民的看法，也一定會異於一般城裏長大的女子所有的觀感。她的看法無疑的會較為開廓，較為詳盡；是否較為獨創或較為真實倒不敢必。至於風景與地點，她也許不會這樣的同情：愛利斯·貝爾的筆下描寫，其眼光與品味並不僅在景致上尋求享受；她本鄉的丘陵山嶺對她來說不只是風景而已；而是她所居住的地方，是她相依為命的地方，像野鳥似的，是其地的房客，像荒草一般，是其地的產品，所以她描寫自然風景，乃是自然風景所該扮演的角色，全部所該扮演的角色。

關於涉及人物性格的描寫，情形不同了。我必須說她是與鄉下農民相處在一起，但對鄉民的認識實在不比一個尼姑對偶然經過尼庵大門的鄉民所知為多。我妹妹的性格不好羣居；環境使她